

刘心武
著

美的教育



華齡出版社

I247.7/6+2

2007

刘心武
著

美的教育



華齡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 辉
装帧设计：灵动视线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的教育/刘心武著.-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178-507-7

I.善… II.刘…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8496号

书 名：善的教育
作 者：刘心武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版 次：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20×960 1/16 印 张：10
字 数：12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定 价：18.00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写在前面

刘心武

19世纪末，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过一本《爱的教育》，在全球影响非常之大，20世纪初，我国就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

有人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是爱；中国以及整个东亚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则是善。其实，爱中应有善，善中必有爱，爱和善，是相通、相融的。

爱和善，是人与人相处时，最可宝贵的情愫。

我小时候，读《爱的教育》非常动心。那对我的心智发展，是一种启蒙。

现在我写成了《善的教育》，与亚米契斯遥相呼应。我希望现在的少年儿童，能够从小懂得爱和善，珍爱自己，更珍爱别人；予人以善，并从别人那里得到善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儿童时代》杂志上连载了一部儿童小说《我是你的朋友》，日本很快出版了译本，并且印刷了3次。2005年秋天，有上小学时读过这个作品的人士——现在已经是

中年人了——写信给我，说我写的那些温馨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希望这个作品能够再版，并推荐给现在的孩子来看。《善的教育》写在《我是你的朋友》十多年后，但它们一脉相承，都努力地往孩子心中播种正直、真诚、善良与同情。现在，这两个作品放在一起再版，它们仿佛是两棵枝叶相握的树。

我期望这本书不仅对少年儿童有益，也能滋润在现实中陷于浮躁焦虑的成人的心灵。如果有家长和孩子，在灯下一起读这本书，并从中获得感动与憬悟，那我将无比欣慰。

2006年2月12日

目 录

善的教育

有没有“盈眶班”？	(5)
一根化掉的冰棍	(11)
分 享	(17)
早场电影	(22)
温哥华	(26)
大猩猩	(36)
为他人默默许愿	(41)
鳝鱼李	(43)
玫瑰为你开	(51)
姑娘，这儿坐坐	(55)
望 眼	(62)
别人的姑妈	(67)
金顶针	(71)

我是你的朋友

1. 给你看张照片	(76)
2. 错的表扬，对的批评，为啥？	(82)
3. 最后一支飞镖	(86)
4. 星星为什么对我笑	(92)
5. 金鱼肚子疼	(97)
6. 穿花衣服的战斗机	(103)
7. 透明的小螃蟹	(108)

8. 扔到窗外的橡皮·····(116)
9. 我们大家的姥姥·····(121)
10. “勇士们，向碉堡冲锋！”·····(126)
11. “你别让着我！”·····(131)
12. 三只蝴蝶·····(136)
13. 雪花会唱歌·····(141)
14. 再给你看张照片·····(148)



善 的 教 育

善的教育

门铃响，去开门，门外是王铜娃。

我跟铜娃出生在同一年同一月同一天同一所医院。他生下来的时候，有3121克重，哭声有如铜锣当当响，所以他爸他妈给他取名叫铜娃。我呢，生下来的时候，才1406克，没他一半重，哭声跟蚊子似的，医生护士把我放到培养箱里，好几次差点儿不行了，一个多月以后，缓了过来，当护士长阿姨把我送到妈妈怀里，让她喂我奶时，我爸我妈激动极了，他们说医生护士创造了一个奇迹，给我取名叫曾奇，小名就叫奇奇。

14年过去了。现在，倘若你在旁边，可以观察一番；你会发现，我和铜娃身量一般高，肩膀一样宽，发育得一点不比他逊色；只不过，他浓眉大眼，我的五官呢，也用个褒义词吧，叫做眉清目秀。

我们住同楼。在同一所中学上学。这是寒假第3天。

铜娃见了我就嚷

“嘿！怎么还在屋里窝着？没往窗户外头看吗？下雪啦！快！咱们下楼打雪仗去！”

我说：“急什么？雪花刚湿地皮，还没积成毯子呢！你进来，我让你先看样东西！”

铜娃进了屋，我



把他引到我家的电脑前，他拿眼一晃，就羡慕地说：“嗬，你都会用它写作文啦？还会打印呀？”

我说：“那有什么难的！咱们都会汉语拼音，用这里头的‘智能ABC输入法’，你也马上就能写文章。”

铜娃叹口气说：“我爸也说要置电脑，可他刚置下VCD机，还打算更新我家的冰箱和洗衣机，他说，等明年咱们正式开了电脑课，再买也不迟。”他显然不想听我安慰他的话，没等我开口，就用很内行的口气问我：“你写的什么呀？小说还是散文？什么题材？”

我俩都参加了学校图书馆冯老师领导的课外文学小组。参加了几次小组活动，再谈到写文章，我们就不用语文课上的那些个概念了——什么记叙文呀、议论文呀、说明文呀，又是什么中心意思啦、段落大意啦……我们会煞有介事地谈论短篇小说的结构啦，小说里的悬念设置啦，以及究竟散文、随笔、杂文该怎么区分什么的。

我跟铜娃说：“是写关于‘办班’的事儿！”

“办班”，这是这些年里，人们都很熟悉的事儿。我们学校一放寒假，门口就贴出了好多“办班”的广告，那些“班”倒不一定是我们学校自己开办的，往往是外面的人，履行完了有关的手续，到我们学校来租用暂时空置的教室，针对社会上的需求，开办起种种训练班来，有的主要是冲着中小学生的，如钢琴班、电子琴班、小提琴班、国画班、素描班、书法班……有的则以吸引成年人为主，如电脑班、英语班、财会班、法律班、吉他班、篆刻班……铜娃的爸爸妈妈，跟我的爸爸妈妈一样，都是不怎么热衷这些个“班”，主张我们在寒暑假里，除了做好假期作业，就由着自己的爱好，该玩就玩，想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的，

只要我们玩的、做的是健康的，他们就不干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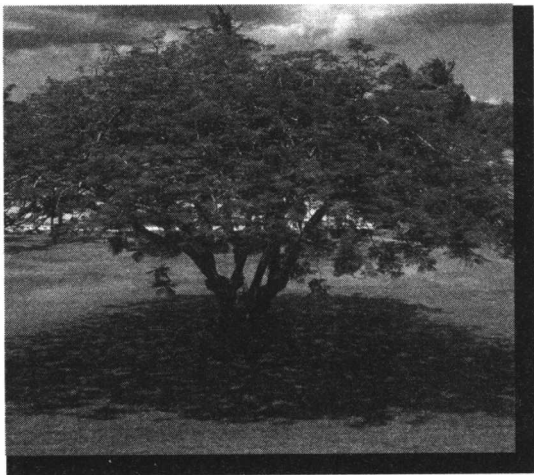
铜娃听说我写的是“办班”的事儿，有点吃惊。他问：“你也想花钱上个什么‘班’了吗？我可跟你说在头里，不管你那是个什么班，你可别拉我去陪绑！”

我就把我在电脑里写好，用喷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文章，递给了他，并说：“是用去年的口气写的。”

有没有“盈眶班”？

您没听真？再给您说一遍，我是问：有没有“盈眶班”？……就是眼睛里冒出水儿来，可以不往下掉，那个“盈眶”，对对对，“热泪盈眶”，就是那个“盈眶”，其实不热也行呀，能“盈眶”就成！

……怎么回事儿？……其实也没出什么事，就是，就是，最近，就说刚过完的春节吧，从初一到十五，跟家里的人一聚、一玩……嗨，别提了，说说笑笑，搓麻甩牌，吃吃喝喝，打打闹闹，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拉后，可就是有一样，我一点儿都不成，就是不会“盈眶”！



……好比吧，我爷爷，他可是条硬汉子，您看他多大岁数了，三九寒天里还能到玉渊潭去冬泳，他要高兴起来，一笑，那能震得屋里的瓶子杯子全跟着响……可初二那天，姑父给了他一本什么《旧京大观》，就是厚厚的一大本照片儿，印的，我翻了两下就直骂姑父，里头连张带色儿的都没有，一点不喜兴，哪有过年送这个礼的！还鞠老贵的！有那个钱，多买两瓶酒不更体面！……可爷爷大晚上灯下一篇篇那么翻看，看着看着，就“盈眶”了。虽说他戴着老花镜，让沙发边的落地灯一照，那眼里的水儿反着光，还是特明显。我过去拉他看电视，他最爱看相声嘛，那电视里的相声特别逗哏……他不理我倒也罢了，奶奶也嫌我多事，说是“让老爷子心里润润去”，润润去？润心？我不懂……

……我奶奶也一样，你说那电视里播点子什么农村失学儿童的事儿，那算什么正经节目呀，依我看，不过是动员大家伙儿掏钱，参加那个“希望工程”罢了。要说捐钱，爷爷奶奶他们早捐过了嘛，他们那点退休金，加起来还不够进一次马克西姆餐厅哩……可电视上无非是出现了几个脏脸冻手的农村娃娃，还有他们那光看得见土看不见多少砖的教室，还有中午他们就睡在那土坯桌上，等着下午再上课的镜头什么的，奶奶她就“盈眶”了。她就跟我爸我妈说：“你们也每年出三百块钱，包下一个农村失学娃儿的学费……”荧屏上的那个农村小妞儿，直愣愣地瞪着镜头，我不过笑了几声，还没嚷出“傻帽儿”来，他们就都侧过脸，责备地望望我。您说这是咋回事？我又没反对他们捐钱！不就三百块吗？管一年？那回我在“麦当劳”搞生日“派对”，也还没把同学请全，一次就花了

三百八，我在乎他们捐三百？……

我爸“盈眶”的时候不多，可他也会，去年他带我去了一次叫什么“黑土地”的饭馆，说是让我也尝尝他们当年在“兵团”吃的苦——其实那些个玉米楂粥呀、贴饼



子呀、老咸菜呀，一点也不苦，比家里动不动就塞给我的方便面、火腿肠香多了！他平时总说“文革”怎么不好，把他们一代人给耽误了什么的，可是在那饭馆里一转悠，看见墙上挂的旧兮兮的“军挎包”、大草帽什么的，他就“盈眶”了，我跟他说话时，他装听不见……你说怪不怪？“盈眶”这毛病，爷爷奶奶总算传给了他，他却一点没传给我！

……当然，我现在模模糊糊认识到，“盈眶”不是毛病，就算毛病也是“好毛病”……那天我跟我妈去购物中心，出了地铁站，遇上个残疾人，他下半身简直全没有了，用两手抓着两个木托子，移动那身子。走过他身边，我还回头看，觉得挺逗的，就蹲下身子学了几步他那副鸭子摆尾样，好！我妈跟我急了，一路数落我。我也急了，说：“我犯哪条错误了？”噢，她最后不说话了，咬着嘴唇，居然“盈眶”，这算哪门子的事？

……后来，我们家，怎么说呢，等于是开了个家庭会议，他们说，我会笑，也会哭，包括大哭、泼哭、嚎哭……

可我不会“盈眶”！我说我有时觉得委屈也会默默地流泪，或者小声地哭，那时眼眶子里的水儿也挺丰富的，可是他们说那都不是“盈眶的境界”，后来我就听见爷爷说：“真该给他送到一个专门的‘盈眶班’里去学学……”

……您说，真有开“盈眶班”的吗？得交多少学费？要是一二百就够，那不用他们再掏钱，我自个儿攒的没准儿就够……我该到哪儿报名去呢？

铜娃看完了，手里还捏着那文章，眼睛抬起来，望着墙上一幅山水画，只是出神。

我朝窗外望望，把文章从他手里抽出来，叠起放进上衣口袋，对他说：“发什么愣啊！不是要打雪仗吗？瞧，人家都打上啦！”他这才回过神来，朝窗外望。我家住在八楼，居高临下，可以望见楼下的绿地已经铺上了雪毯，一些孩子已经在追跑着互扔雪球。

我俩下楼，参加到越来越激烈的雪仗中。雪花越来越密，地上的雪越来越厚，我们攥出的雪球也越来越大……

忽然，哐唧唧一声响，邻楼一层某家的窗玻璃被砸碎了。立刻传出来一位老大妈的抗议声。几个“围剿”我和铜娃的孩子一哄而散。我跟铜娃就跑去道歉。老大妈见我们能上门道歉，消了些气，听说她家有现成的玻璃，我跟铜娃便主动给她重新安装——铜娃回我们那栋楼取来了玻璃刀和油腻子，他家恰好有——老大妈转怒为喜，给我俩沏了热蜂蜜水，让我俩多多地喝。她说：“这楼区，可比不了胡同里头，胡同里，两边大体上都是屋子的后墙，孩子们打雪仗，不怕砸着玻璃……哎，一眨眼，从胡同四合院里搬过来，都五年啦！”

从那老大妈家出来，铜娃说：“也不知道住在胡同四合院里，是个什么滋味？”

铜娃出生后，一抱回家，住的就是居民楼；后来搬了两回家，也是从楼到楼。我跟着我爸我妈，也大体如此——开头是跟另一家人合住一个单元，后来搬到个独间的单元，现在是住着两室一厅的单元。可是，我却还知道住胡同四合院是个什么滋味。

回到我们那个楼门口，我问铜娃：“嘿，忘了我那篇文章了吗？如果有‘盈眶班’，你上不上？”

铜娃说：“开哪门子玩笑！会真有那个‘班’吗？在哪儿？”

我说：“在一条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里！我带你去，你去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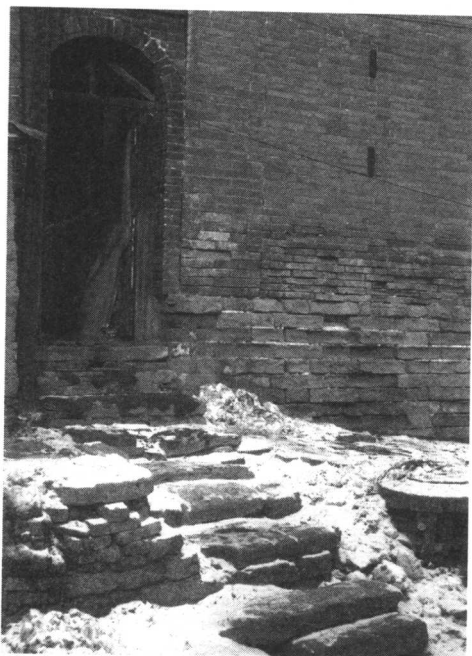
铜娃瞪大眼睛，望着我。

我说：“蒙你干什么！要不，一会儿，咱们就去！”

确实没蒙他。没多一会儿，我俩穿戴好，楼门口集合，出发了。铜娃还在他家冰箱上，用小熊造型的冰箱贴（背面是块吸铁石），压紧一张纸条，上面写好留言，好让他双职工的爸爸妈妈回到家，知道他的去向。

原来，我爷爷、奶奶，一直住在胡同四合院里，我常去，那篇关于“盈眶班”的文章，开头所写的，就是去年寒假期间，我住在爷爷奶奶家所遇上的事儿，只是以往我没把铜娃带去过罢了。

到了爷爷奶奶他们那个四合院，一进门，嗨，院里的孩子们，还有几个大人，正在当院堆雪人哪。堆出了好大一个雪人。煤球做眼睛，胡萝卜当鼻子，头上还扣了个大草帽。只是还没嘴巴，显得很滑稽。院里的人，我全认



识。比我小一岁的邢大雷，要拿个红辣椒给那雪人当嘴巴，怎么也安不稳，而且也不像；比我大一岁的洪蓓蓓，拿来她妈妈的口红，给雪人抹出了一对厚厚的红嘴唇，大家才拍着巴掌笑道：“活啦！活啦！”……

爷爷奶奶住在北房里。安了土暖气，屋里温暖如春。爷爷奶奶最喜欢孩子，见我不仅带来了铜娃，

又招来了邢大雷和洪蓓蓓，乐呵呵地拿出好多蜜橘，还有一大把香蕉，让我们吃。我们一边吃着，一边分两组下棋，我跟洪蓓蓓下跳棋，铜娃跟邢大雷下陆军棋，最后，我输了，铜娃赢了。下完棋，我们4个孩子，和我爷爷奶奶，围坐在沙发上说笑。我从衣兜里拿出了那篇文章，跟爷爷奶奶说：“现在，是不是就宣布‘盈眶班’开班呀？”爷爷奶奶早从电话里，听我念过这篇文章，铜娃刚看过不久，所以，我就把文章递给洪蓓蓓，她也很喜欢文学，还给《少年文艺》杂志投过稿，她很快读完了，又把文章递给了邢大雷，可是邢大雷读完了，很不理解，他问：“这究竟是个什么中心意思呀？”我和铜娃、蓓蓓都笑了。奶奶便对大雷说：“我们都在写文章呢，你听多了，那意思自然就